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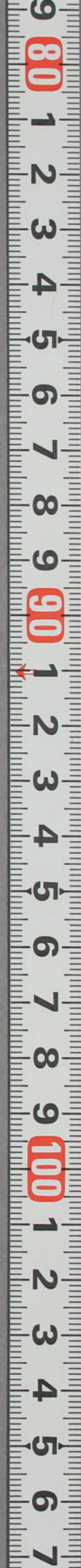


鶴林玉露

天集 中

二

15  
1168  
2





門 1 5  
號 1168  
卷 2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慶元侍講

廬陵羅大經 景綸

宋慶元初趙子直當國召朱文公爲侍講文公欣然而至積誠感悟且編次講義以進寧宗喜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常讀之大要在求放心耳公因益推明其說曰陛下旣知學問之要願勉彊而力行之退謂其徒曰上可與爲善若常得





賢者輔導天下有望矣。然時韓侂胄自謂有夾  
百之功，已居中用事。公因進對面諫，又約吏部侍  
郎彭子壽請對面發其姦。且以書白趙丞相云：當  
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干預朝政。侂胄於是謀逐公。  
忽一日御批云：朕閱卿耆老，當此隆冬，難立講。已  
除卿宮觀，內侍王德謙徑遣付下宰相執奏。臺諫  
給舍爭留，皆不從。時子壽出護使客，回則公已去  
矣。即上章攻侂胄云：昔元符間，向宗良兄弟上緣

交通賓客，漏泄機密，陳瓘抗章劾之，謂自古戚里  
侵權，便為衰世之象。外家干政，即是亡國之本。亦  
如州縣之政，只要權出守令。若子弟親戚交通關  
節，則姦人鼓舞，良民怨咨。如瓘此言，不可不察。今  
侂胄所為不止如宗良，而朝無陳瓘，莫能出力排  
之。在太上皇朝，始用姜特立，大臣尚能逐之，使去  
後，用表佐諫，官尚能論之，使懼不謂陛下始初政  
清明，有臣如此，乃無一人敢出一語，則其聲執可



知矣。上甚嘉納。謂宰相曰：佐曹是朕親戚，龜年是朕舊學，極是難處。宰相進兩留之說，且謂龜年性剛，乞宣諭留之。上曰：此人質直兼是，隨龍舊僚，四人兩人罷，一人憂去，只有龜年。有事肯來說如此區處甚好。其晚忽降省劄，直批彭龜年予郡宰相亦不知也。自是衆君子皆逐矣。上始初雖爲佐曹所誤，然二十一年敬仁勸儉如一日。天文示變，齊心露禱，禁中酒器以錫代銀。上元夜，嘗焚燭清坐。

小黃門奏曰：官家何不開燕。上愀然曰：爾何知外間百姓無飯喫。朕飲酒何安。嘗幸聚景園，晚歸都人觀者爭入門，蹂踐有死者。上聞之深悔，自是不復出。文公格心之効，終不可泯。陳正甫草保安赦文云：朕寅畏以保邦，嚴恭而事帝，雖不明不敏，有慙四海望治之心。朕然無怠，無荒未始一毫從已之欲。真能寫出寧宗心事，天下誦之。

○生成吹噓



杜陵詩云。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后山詩云。輟耕扶日。起廢極吹噓。或謂虛實不類。殊不知生為造成。為化。吹為陰。噓為陽。氣。力量與日月字。正相配也。

○齊秦客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觀齊人松柏之歌。則齊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吾所擇耳。子思孟軻荀卿子順。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

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畏說

先君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分。君子小人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曰。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凜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



曰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  
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  
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故非禮不敢爲非義不  
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爲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顏爲  
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  
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朋  
儕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  
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爲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

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攫金  
則不畏市人吁士而至此不可以爲士矣仲尼所  
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  
非爲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  
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  
天之威書曰成王畏天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  
畏乎以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  
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



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効切磋於朋友云。先君此說出。一時流輩潛心理學者咸以爲不可易。余同年歐陽景顏跋云。造道必有門。伊洛先覺以持敬爲造道之門。至矣盡矣。蓋敬德之聚也。此心纔敬。萬理森列。此身纔敬。四躰端固。絲勉強至成熟。此心此身。斂然法度中。可以爲人矣。然世之作僞假真者。往往竊持敬之名。蓋不肖之實。內雖荏苒而色若厲焉。行無防檢。

而步趨若安徐焉。識者病之。至有効前輩打破敬字以爲訕侮者。又有以高視闊步幅巾大袖而乞加懲絕者。一世傑立之士。欲哀救之而志不能遂。近世葉水心作敬亭後記。至不以張思叔之言爲然。謂敬爲學者之終事。僕深疑焉。近因校文至澧陽。謁竹谷羅先生。以所著畏說見教。僕醒然若有所悟。嗚呼。畏即敬也。使人知畏。父母畏尊長。畏天命。畏師友。畏公論。一如先生所言。欲不敬得乎。每



事有所持循而畏則其敬也莫非體察在已實事  
見面盎背臨淵履水以偽自蓋者能之乎高視闊  
步幅巾大袖假聲音笑貌以為敬求之於父母兄  
長師友之間多可憾焉人其以敬許之乎蓋先生  
以實而求敬故其敬不可偽世人以虛而求敬故  
其敬或可假是說也羽翼吾道其功豈淺淺哉至  
此則敬不可偽為而攻持敬者當自思矣

勸行樂

宋紹熙甲寅太學諸生擬勸行樂表云周公欺我  
願焚酒誥於通衢孔子空言請束孝經於高閣以  
勸為諷字々有來歷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  
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刃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  
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  
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肯為賊



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加害恐公防閑不嚴有繼  
至者故來相告爾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  
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  
也問其姓名佻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  
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  
獲姦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  
狙鹿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  
也

○南軒六詩

張宣公題南城云坡頭望西山秋意已如許雲影  
度江來霏々半空雨東渚云團々凌風桂宛在水  
之東月色穿林影却下碧波中麗澤云長哦伐木  
詩佇立以望子日暮飛鳥歸門前長春水濯清云  
芙蓉豈不好濯々清漣漪采去不盈把惆悵暮愁  
飢西嶼云繫舟西岸邊幅巾自來去嶋嶼花木深  
蟬鳴不知處采菱舟云散策下亭舸水清魚可數



却下采菱舟。乘風過南浦。六詩。閑澹簡遠。德人之  
言也。

○族譜引

陶淵明贈長沙公族祖云。同源分派。入易世疎。慨  
然寤歎。念茲厥初。老蘓族譜引云。服始于衰。而至  
於總。而至於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情盡。情盡  
則喜不慶。憂不弔。喜不慶。憂不弔。則塗人也。吾所  
與相視。如塗人者。其初兄弟也。兄弟其初一人之

身也。悲夫。正淵明詩意。詩字少。意多。尤可涵泳。

○幸不幸

胡澹庵乞斬秦檜得貶廬溪先生王廷珪字民瞻  
以詩送之云。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  
亦貶辰陽。太府寺丞陳剛中字彥柔。以啓賀之云。  
屈膝請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瞻論事喜樞庭。  
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云。  
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



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亦賤  
安遠宰。盧溪晚年。孝宗召。赴闕除直秘閣。一子扶  
掖上殿。亦予官。壽踰九十。寺水竟死。安遠無子。其  
妻削髮為尼。幸不幸之不同如此。吉州吉水縣江  
濱有石材廟。隆祐太后避虜。御舟泊廟下。一夕夢  
神告曰。速行。虜至矣。太后驚寤。即命發舟。至章貢  
虜果躡其後。追至造口。不及而還。事定。特封廟神。  
為剛應侯。寺丞南行題詩。廟柱云。疏爵新剛應。論

切舊石材能。形文毋夢還。訝侮人來。左氏傳。侮人來。來矣。正謂逐客事。見六一集。海市為誰出。衡雲豈自開。乞靈如見告。遠客幾時回。卒不如其願。悲夫。

○德行科

楊誠齋初欲習宏詞科。南軒曰。此何足習。蓋相與  
趨聖門德行科乎。誠齋大悟。不復習。作千慮策論。  
詞科可罷。曰。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二。周  
室去。班爵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孟子亦安能



中今之詞行哉。晚年作詩示兒云。秦王開國道無  
臣。一榜春風放十人。莫羨榜頭年十八。舊春過了  
有新春。

○記夢詩

昌黎記夢詩末句云。我寧屈曲自世間。安能從汝  
巢神山。朱文公定寧字作能字。謂神仙亦且護短。  
憑愚則與凡人意態不殊矣。我若能屈曲諂媚。自  
在世間可也。安用巢神山以從汝哉。正柳下惠在

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之意。只一字之差。意  
味天淵。復別。

○忍事

張耳陳餘。魏之名士。秦聞此兩人。名購求張耳。并  
金陳餘五百金。二人變姓名之陳。為里監門。里吏  
掌筭。餘欲起耳躡之。使受筭。吏去耳引餘之。案  
下。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  
吏乎。耳之見過餘遠矣。餘卒敗死。泚水上。而耳事



漢富貴壽考福流子孫非偶然也。太智太勇必能  
忍小耻小忿。彼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豈與瑣瑣  
者校乎。東坡論子房。讀濱論劉項。專說一忍字。張  
公藝九世同居。亦只是得此一字之力。杜牧之云。  
包羞忍耻是男兒。

○五教三綱

舜命契敷五教。孟子以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是也。左氏傳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

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去朋友而言婦姑。又曰。  
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  
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  
婦聽而婉。五者之中。唯兄弟婦姑。專主於和順。至  
於君雖得以令。臣不可違於理。而妄作。臣雖所以  
共君。不可貳於道。而曲從。父慈其子。必教以義。方  
子孝其父。必箴其闕失。夫以和倡。婦尤當制之。以  
義妻以柔從。夫尤當自守以正。蓋三者乃三綱也。



所繫尤重。故於睚眦敬愛之中。心有檢防規正之  
道。庶幾各盡其分。而二綱立矣。

○二罪人

國家一統之業。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其  
裂而不復合者。秦檜之罪也。渡江以前。王安石之  
說浸漬士大夫之肺腑。不可得而洗滌。渡江以後。  
秦檜之說。滲浹士大夫之骨髓。不可得而鍼砭。

○利害

朝廷一有計校利害之心。便非王道。士大夫一有  
計校利害之心。便非儒學。紹興間。張登為尤溪宰。  
視事之日。請邑之耆老人士相見。首問天字。以何  
字對。皆曰地。又問日字。以何字對。皆曰月。又問利  
字。以何字對。皆曰害。張曰。誤矣。人只知以利對害。  
便只管要尋利去。人人尋利。其間多少事。利字只  
當以義字對。因詳言義利之辨。一揖而退。

○物無小



豺能殺虎鼠可害象一夫足以勝萬二戶可以亡

秦以秦字據國者言其深之難一其功也

野○范睢蔡澤

范睢蔡澤皆辨士太史公以之連傳然睢願危澤明坦睢幽陰詭秘危入骨肉全是小人意態澤方入關便宜言欲代睢至其所以告睢者皆消息盈虛之正理睢必侯澤反覆以禍福曉之乃肯釋位澤為秦相數月即告老為客卿以終進退雍容過

睢遠甚雖然後之君子固權吝寵如狡兔之專窟窟如猩猩之嗜酒老死而不知止受禍而不之覺者是又在范睢下矣

○江月句

孟浩然詩云江晴月近人杜陵云江月去人只數尺子美視浩然為前輩豈祖述而敷衍之耶浩然之句渾涵子美之句精工

○建茶



陸羽茶經裴汝茶述皆不載建品唐末然後北苑  
出焉宋朝開寶間始命造龍團以別庶品厥後丁  
晉公漕闕乃載之茶錄蔡忠惠又造小龍團以進  
東坡詩云武夷溪邊粟粒芽前丁後蔡相籠加吾  
君所乏豈此物致養口體何陋耶茶之為物滌昏  
靈滯於務學勤政未必無助其與進荔支桃花者  
不同然充類致義則亦官官妾之愛君也忠惠  
真道高名與范歐相亞而進茶一事乃儕晉公君

子之舉措可不謹哉

○救荒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  
渡與獠佐日出蕪湖上諭諸寺以荒歲工價廉可  
大興土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敷吏舍日  
役千夫監司劾奏杭州不郵荒政游蕪興作傷財  
勞民公乃條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  
貧者使工伎傭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



徙填壑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唯杭饑而不害  
近時壽陽一寺規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  
正仲曰當此荒歲寺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  
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  
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為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為  
之也斂之於富厚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  
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唯恐僧之  
不為塔也子乃欲禁之乎

○蘓白

東坡希慕樂天其詩云應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  
淺道根深然樂天醞藉東坡超邁正自不同魏鶴  
山詩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彈淚送人歸誰言  
蘓白名相似試看風騷赤壁磯此論得之矣

○于寶

揚誠齋在館中與同舍談及晉于寶一吏進曰乃  
于寶非于也問何以知之吏取韻書以呈于字下



注曰晉有于寶誠齋大喜曰汝乃吾一字之師

○帷帳

宋紹興省試高祖能用二傑賦一卷文甚奇而第四韻押運籌帷帳考官以漢書乃帷幄非帳字不敢取出院以語周益公公曰有司誤非作賦者誤也史記正是帷帳漢書乃作帷幄

○字義

宋壽皇問王季海曰龍聾字何以從龍從耳對曰小

海經云龍聽以角不以耳荆公解蔗字不得其義

一日行圃見畦丁蒔蔗橫瘞之曰它時節々皆生

公悟曰蔗草之蔗生者也字義固有可得而解者

如一而大謂之天是誠妙矣然不可強通者甚多

世傳東坡問荆公何以謂之波曰波者水之皮坡

曰然則滑者水之骨也荆公字說成以為可亞六

經作詩云拈湖龍去字書存開闢神機有聖孫湖

海老臣無四目漫將糟粕汗脩門正各百物自軒



轅野老何知強討論。但可與人漫語。豈能念鬼  
哭黃昏。蓋蒼頡四目。其制字成天。兩粟鬼夜哭。漫  
訊之句。言知者少也。

○前輩志節

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壯士以保  
鄉井。隆祐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揚洲  
棄城走。公所居曰薊城。距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  
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張勝

責揚洲棄城之罪。募人收捕。淵懼自歸。隆祐  
赦之。降勅書諭胡銓。事定。新太守來。疑公有它志。  
不敢入城。公笑曰。吾保鄉井耳。豈有它哉。即散遣  
民兵。徒步歸薊城。揚忠襄公少處郡庠。足不涉茶  
坊酒肆。同舍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朋友家。實  
娼館也。公初不疑。酒數行。娼艷粧而出。公愕然疾  
趨歸。齋解其衣冠。林叟之流涕。自責人徒見忠簡以  
一編修官。乞斬秦檜。甘心流竄。忠襄以金陵一倖。



嗚呼兀木視死如歸豈知其自為布衣時所立已  
卓然矣

○詩勉邑宰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  
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盃酒使君端為庶  
民斟邑宰皆感動真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  
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  
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

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盃酒便煩  
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常平

惠民之法莫善於常平司馬溫公云此三代聖人  
之法非李惲耿壽昌所能為也陳止齋曰周禮以  
年之上下出斂法蓋年下則出恐穀貴傷民也年  
上則斂恐穀賤傷農也即常平之法矣孟子曰狗  
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檢字一



本作斂。蓋狗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殍，凶歲也。法當發之。由此而言，三代之時，無常平之名，而有常平之政，特廢於表周耳。真非耿李所能為也。

○簡易

郭冲晦謂劉信叔曰：處事當以簡易，何則？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使不費力。乾坤之大，所以使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二字。況於人乎？冲晦此論可謂

洞見天地萬物之理，且以用兵言之，轉信多多益辦，只是一簡字。狄武襄夜半破崑崙關，只是一易字。

○大乾夢

廖德明字子晦，宋文公高弟也。少時謁夢大乾，夢懷刺候謁廟廡下，謁者索刺出，諸袖視其題字曰：宣教郎廖某。遂覺，後登第，改秩以宣教郎宰閩，請迂者及門，思前夢，恐官止此，不欲行，親朋交相勉。



乃質之文公公曰待徐思之。一夕忽叩門曰得之矣。因指按上物曰。人與器物不同。如筆止能為筆。不能為硯。劍止能為劍。不能為琴。故其成毀久速。有定不易之數。唯人則不然。虛靈知覺。萬理兼該。固有朝為跖而暮為舜者。故其吉凶禍福亦隨之而變。難以一定言。今子赴官。但當充廣德性。力行好事。前夢不足芥蒂。子晦拜而受教。後把麾持節。官至正郎。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廬陵羅大經 景綸

○詞科

嘉定間。當國者憚真西山剛正。遂謂詞科人每挾文章科目。以輕朝廷。自後詞科不取人。雖以徐子儀之文。亦以巫咸一字之誤而黜之。由是無復習者。內外制。惟稍能四六者。即入選。殊不知制誥詔令。貴於典重溫雅。深厚惻怛。與尋常四六不同。今



以尋常四六手爲之。往往廢補過實。或似啓事諛詞。雕刻求工。又如賓筵樂語。失王言之體矣。胡衛廬祖舉在翰苑。草明堂赦文云。江淮盡掃於胡塵。大學諸生嘲之曰。胡塵已被江淮掃。却道江淮盡掃於。又曰。傳語胡廬兩學士。不如依樣畫胡廬。端平初。患代言乏人。乃略更其制。出題明注。出何書。仍託上請中選者。堂除教官。然名實既輕。習者亦少。昔孝宗朝。議者欲科舉取士。以論策共爲一場。

制詔表章爲一場。上欣然欲行之。而周益公等不至。其說遂不果行。余謂若行此法。則舉子無不習王言者。習者既多。自有精工者。出於其間。它時選拔而用之。何患絲綸之不雅正乎。

○透脫

楊誠齋丞零陵日。有春日絕句云。梅子留酸軟齒牙。芭蕉分綠與窻紗。日長睡起無情思。閑看兒童捉柳花。張紫巖見之曰。廷秀胸襟透脫矣。



對壘

與敵對壘必分其以擾之設詐以疑之擾之則其力不給疑之則其心不安力不給則敗心不安則道

李勣

李勣臨終謂其弟德曰吾子孫若有志氣不倫交遊非類者必先搃殺之而後以聞其言嚴厲如此西陽雜俎載勣孫敬業年十許歲勇悍異甚勣心患之伺其入林獵獸縱火焚林敬業見火至剗所

乘馬入其腹中火過浴血而出迄不能害臨終之戒為敬業發也厥後則天之禍敬業起兵所謂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在者名義固正亦狂率矣卒殲其宗然武氏之立大臣力爭之以勣家事一語而定唐之子孫半為血肉殲宗之禍非天報耶

買硯詩

徐淵子詩云俸餘擬辦買山錢却買端州古硯磚



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劉改之賀其  
 除直院啓云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觀之清標如此  
 移買山之錢買硯平生之雅好可知淵子詩詞清  
 雅余尤愛其夜泊廬山詞云風緊浪淘生蛟吼鼉  
 鳴家人睡著怕人驚只有二翁捫虱坐依約三更  
 雪又打殘燈欲暗還明有誰知我此時情獨對梅  
 花傾一盞還又詩成

○孤鴈獨鶴

杜陵詩云孤鴈不飲啄飛鳴聲念群誰憐一片影  
 相失萬重雲望斷似猶見哀多如更聞野鴉無意  
 緒鳴噪自紛紛又云獨鶴歸何晚昏鴉已蒲林以  
 興君子寡而小人多君子淒涼零落小人嚙啗喧  
 競其形容精矣

○朱文公詞

世傳蒲江紅詞云膠擾勞生待足後何時是足據  
 見定隨家豐儉便堪龜縮得意濃時休進步須知



世事多翻覆，謾教人白頭。少年頭，徒碌碌，誰不愛  
黃金屋。誰不羨千鍾祿。柰五行不是這般題目。枉  
費心神空計較。兒孫自有兒孫福。也不須採藥訪  
神仙。唯寡欲以為朱文公所作。余讀而疑之。以為  
此特安分無求者之詞耳。決非文公口中語。後官  
于容南節推翁諤為余言。其所居與文公隣。嘗舉  
此詞問公公曰。非某作也。乃一僧作。其僧亦自號  
晦庵云。又水調歌頭云。富貴有餘樂。貧賤不堪憂。

那知天路幽險，倚伏互相酬。請看東門黃犬，更聽  
華亭清唳。千古恨難收。何似鴟夷子，散髮弄扁舟。  
鴟夷子成霸業，有餘謀。收身千乘，鄉相歸把釣魚  
釣春晝。五湖煙浪。秋夜一天雲月。此外儘收。永  
棄人間事。吾道付滄洲。此詞乃文公作。然持敷衍  
隲括李杜之詩耳。

○鄧友龍使

宋嘉泰中鄧友龍使金。有賂驛吏夜半求見者。具



言金為韓之所困。饑饉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執如拉朽。友龍大嘉。厚賂遣之。歸告韓侂胄。且上倡其之書。北伐之議。遂決。其後王師失利。侂胄誅友龍。竄或疑夜半求見之人。誑誕誤我。然觀金虜南遷錄。其言皆不誣。此必中原義士。不忘國家。涇濡之澤。幸虜之亂。潛告我使。惜乎將相非人。無謀浪戰。竟孤其望。是可歎也。

○誠齋退休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脚。纔三四人。徐靈暉贈公詩云。清得門如水。貧唯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閑之福。十有六年。宋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出。文公與公書云。更能不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遁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可回矣。嘗自贊云。江風索



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  
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  
突明月清風。

○紹熙內禪

宋紹熙甲寅壽皇不豫光宗以疾不能過宮狀猶  
日臨內朝宰相率百官固請不從嘗降出一草第  
書言建儲事宰相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不豫建  
建即代矣朕第欲卿知其疾耳越數日宰執再以

請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廢閑之語壽皇外遐上  
不能喪群臣相率攀上衣裾泣曰壽皇死也陛下  
合上輦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  
等行處也急還內袴絨為裂時中外訛言洶洶或  
言某將輒奔赴或言某輦私聚哭朝士有潛遁者  
近伴富人競匿重器都人皇皇趙忠定在西府密  
謀內禪念莫可達意於壽聖者韓侂胄壽聖甥也  
乃令閣門蔡必勝潛告之侂胄遂因知省關禮白



壽聖議始定。忠定令工部尚書趙彥逾戒殿師郭  
杲敕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七月  
甲寅禫祭。壽聖引宰執至簾下諭曰：皇帝疾至今  
未能執喪，自欲退閑。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  
於重華宮躬行喪禮。嘉王却避再三。侂胄必勝扶  
抱登御榻，流涕被面，命恭安宮提舉楊舜卿往南  
內請八寶。初猶靳予舜卿傳奏云：官家兒子做了，  
乃得寶出。事定，侂胄意望節鉞，忠定不與。知閣劉

弼乘間言曰：此事侂胄頗有功，亦合分此二官職與  
他。忠定曰：渠亦有何大功？弼語侂胄。侂胄未信，謁  
忠定，以採其意。忠定岸然不交。一談，侂胄退而歎  
曰：劉知閣不吾欺。於是邪心始萌，謀逐忠定矣。

○竹夫人制

公甫謁真西山，丐詞科文字。西山留之，小飲書  
房，指竹夫人為題，曰：靳春縣君祝氏，可封衛國夫  
人。公甫援筆立成。末聯云：於戲保抱，推持朕不忘。



兩夜之寢輾轉反側爾尚形四方之風西山擊節  
蓋八字用詩書全語皆婦人事而形四方之風又  
見於夫人玲瓏之意其中頌德云常居大夏之間  
多為涼德之助割心析肝陳數條之風刺自頂至  
踵無一節之瑕疵

○罵尸蟲文

柳子厚文章精麗而心術不掩焉故理意多并駁  
余嘗書其罵尸蟲文後云尸蟲伏人骸竅間狙伺

隱慮上謁之帝意求飲食人以是多羅咎謫柳子  
憎而罵之余謂尸蟲未果有也果有之疑帝借以  
為耳目未可罵也世之人唯不知有尸蟲世之人  
而不知有尸蟲則豈持摩牙奮鬣昂然以凶毒自  
名者則迹於世哉色厲內荏聲善實狠若其兇少  
可厭輩當亦少衰矣故余謂尸蟲之有裨於世教  
甚大帝之福善禍淫有藉於尸蟲甚切帝之飲以  
飲食也初非賞讓尸蟲之嗥々上訴也亦非以讒



故絕句 行人石子謂宜彰尸蟲之功於天下俾警  
焉可矣罵者何也且柳子何畏乎尸蟲謹脩而身  
宅而心七情所動不違其則雖有尸蟲將焉做詐  
彼若鼓其讒頰咀毒啣鋒謂巢由汗謂龍逢比干  
佞謂周孔不佞則帝之聰明將怒逐之矣奚聽信  
以降割于我民設或循其首以至踵未能無面熱  
汗下徒憎其不為已隱申之以罵焉余恐祇益其  
訴帝之說而已

○舉劉郡守

宋張宣公帥江陵道經澧之人士子十數輩執文  
書郊迎公喜見鬚眉就馬上長揖索其文觀之乃  
舉劉郡守政績公擲其文於地曰諸公之來其意  
其相與講功義理之是非啓告閭閻之利病有以  
身歟今乃不然是特被十隻冷饅頭使耳躍馬徑  
去澧守上謁亦不容見

○制置用武臣



宋嘉定間山東忠義李全跋扈日甚朝廷擇人帥  
 山陽見大夫無可使遂用許國國武人也特換文  
 資除太府卿以重其行國至山陽偃然自大受全  
 庭參全軍忿怒囚而殺之懷客杜子野詩人也亦  
 死焉初國之換文也喬壽朋以書抵吏丞相曰俾  
 宗朝制置使多用名將紹興間不獨張韓劉岳嘗  
 為之揚沂中兵玠吳玠劉錡王燦成閔李顯忠諸  
 人亦為之不特制置使可為樞密處置宣撫等使

亦可為也豈必盡文臣哉至於文臣任邊事固有  
 反以觀察使授之者如韓忠獻范文正陳堯咨是  
 也今若就加本等之官以重制帥之選初無不可  
 乃使之處非其地遽易以清班彼必修飾邊幅強  
 自標置求以稱此人心固未易服恐反使人有輕  
 視亦平之心此不可不慮也庶堂不能從未幾果  
 敗李全自此遂叛嘗曰吾不患兵不精唯患財不  
 贍有壬人教之以依朝廷樣式造楮券全從之所



造不勝計持過江南市物人莫能辨其用頓饒而  
江南之措益賤上下共以全為憂辛卯上元夜酒  
酣自提兵攻維揚忽陷於城外溥中而死

○男子婦人拜

宋朱文公云古者男子拜兩膝齋屈如今之道拜  
杜子春注周禮奇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  
即今拜也古者婦女以肅拜為正謂兩膝齋跪手  
至地而頭不下也拜手亦然南北朝有樂府詩說

婦人曰伸腰再拜跪問客今安否伸腰亦是頭不  
下也周宣帝令命婦相見皆跪如男子之儀不知  
婦人膝不跪地而變為今之拜者起於何時程泰  
之以為始於武后不知是古余觀王建宮詞云射  
生宮女盡紅粧請得新弓各自張臨上馬時齋賜  
酒男兒跪拜謝君王則唐時婦女拜不跪可證矣

○馬謖

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



為王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衝亭之敗用秦穆宥孟  
明故事可也。蜀執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讓  
過矣。夫法立誅必而不權以古人公議之仁此申  
韓之所為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於黃老孔明之  
學出於申韓信矣。近世如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  
乃劔孔明所為尤非也。

○唐子西詩

唐子西立朝賦梅花詩云。桃花能紅李能白。春深

無處無顏色。不應尚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切思。客  
向來開處是嚴冬。桃李未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  
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執政者惡其自尊。一斤不  
復。後以黨禍謫羅浮。作詩云。說與門前白鷺群也。  
須從此斷知聞。諸公有意除鉤黨。甲乙推求恐到  
君。殊有意味。又云。鶴歸遼海悲人世。猿入巴山叫  
月明。唯有蟲沙今好在。往來休傍水邊行。抱朴子  
云。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化為猿鶴。小人化



爲蟲沙詩意言君子或死或貶唯小人得志深畏  
某含沙射影也

○清廉

士大夫若愛一文不直一文陳簡齋詩云從來有  
名士不用無名錢楊伯子嘗謂余言士大夫清廉  
便是七分人了蓋公忠仁明皆自此生伯子誠齋  
冢嗣號東山先生清節高文趾美克肖其帥番禺  
將受代有俸錢七十緡盡以代下戶輸租有詩云

兩年枉了鬢霜華照管南人沒一些七百萬錢都  
不要賄膏勸用放小民家又別石門詩云石門得々  
泊歸舟江水依然別故俟擬把片香投贈汝這回  
欲帶忘來休蓋晉吳隱之守五羊不市南物歸舟  
有香一片舉而投諸石門江中用此事也其帥三  
山不請供給錢以忤豪貴劾去作詩貽先君云與  
世長多忤持身轉覺孤寅緣新齒舌收拾老頭顱  
我已詞瀧吏君誰誦子虛同歸燈火讀家裏石渠



書時先君與之同入閩故也陳魯仲作玉壺冰朱  
絲絃一詩送之林自知送行詩云公來無琴鶴公  
去有芒屨又一幕官詩云從渠腰下有金帶何處  
山中無采羹真西山入對主上問當今廉吏西山  
既以趙政夫為對翌日又奏曰臣昨所舉廉吏未  
盡如崔與之之出蜀唯載歸艤之圖籍揚長孺之  
守閩靡侵公帑之毫釐皆當今之廉吏也

○西湖長

東坡守杭守穎皆有西湖故穎州謝表云入參兩  
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一州輒為西湖之長秦少  
章詩云十里葦風菡萏初我公所至有西湖欲將  
公事湖中了見說官閑事亦無後謫惠州亦有西  
湖楊誠齋詩云二處西湖一色秋錢塘汝穎及羅  
浮東坡元是西湖長不到羅浮便得休

○春秋書國滅

胡文定春秋傳作於渡江之初其論國滅也曰春



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尅復之志。貪生畏死。其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詳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於禮爲合。於時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旨嚴矣。如劉禪愍懷。皆春秋之罪人也。近時韃虜入蔡。殘金之主守緒。乃能聚薪自焚。義不受辱。庶幾於江黃。

○陸放翁

陸務觀農師之孫。有詩名。宋壽皇嘗謂周益公曰。今世詩人亦有如李太白者乎。益公因薦務觀。由是擢用。賜出身。爲南宮舍人。嘗從范石湖辟入蜀。故其詩號劍南集。多豪麗語。言征伐恢復事。其題俠客圖云。趙魏胡塵十丈黃。遺民膏血飽豺狼。功名不遺斯人了。無奈和戎白面郎。壽皇讀之爲之大息。臺評劾之。其恃酒頽放。因自號放翁。作詞云。



橋如虹水如空一葉飄然煙雨中天教稱放翁晚  
年為韓平原作南園記除從官楊誠齋寄詩云君  
居東湖我江西鏡裡新添幾縷絲花落六回疎信  
息月明千里兩相思不應李杜翻鯨海更羨雙龍  
集鳳池道是樊川輕薄殺猶將萬戶比千詩這切  
磋之也然南園記唯勉以忠獻之事業無諛辭晚  
年詩和平粹美有中原承平時氣象朱文公喜稱  
之

○席地

古人席地而坐登席則去履鞮左氏傳褚師聲子  
鞮而登席衛侯怒其無禮如簋豆筮高不踰尺  
便於取食今世夫子廟望像巍然高坐而祭器乃  
陳於地殊覺未安朱文公云先君嘗過鄭國列子  
席見其塑像以石為席而坐於地先聖像設亦宜  
倣此

○蝶粉蜂黃



楊東山言。道藏經云。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周美成詞云。蝶粉蜂黃。渾退了。正用此也。而說者以爲官糲。且以退爲褪。誤矣。余因歎曰。區々小詞。讀書不博者。尚不得其旨。况古人之文章。而可以臆見妄解乎。

○戒色

唐司空圖詩云。昨日流鶯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窘。更忍乘危自著鞭。戒好色自

戕者也。楊誠齋善護。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嘗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即此詩之意。

○小官對移

廖子晦爲小官。遭長官以非理對移。殊不能堪。朱文公以書曉之云。吾人所學。正要此處。呈驗已展。不縮已進。不退。只得硬脊梁。與他厮捱。看如何自家決定。不肯開口告他。若到任滿。便作對移批書。離任。則他許多威風。都無使處矣。豈不快哉。此則



有吳伯起者不聞講學後聞陸子靜說話自謂有  
所得及作令被對移它邑主簿却不肯行日方求  
免其掌笑之以爲何至如此若對移作指使即逐  
日執杖子去知府廳前唱喏若對移作押錄即逐  
日抱文書去知縣廳前呈覆更做者長壯亦未  
妨與它去做况主簿乎文公之意盖謂心無愧怍  
則無入而不自得心無貪戀則無往而不自安此  
不在於臨事遇變之時而在於平居講學之際講

之素精見之素定真知夫進退得喪死生禍福之  
不足以累吾本心則雖鼎鑊刀鋸視之如履飯之  
安矣况於一升黜予奪之間者哉韓昌黎云夫儒  
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  
若築河隄而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  
冰之於夏日其翫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  
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况一不缺於考切盛山一  
出入息之間哉此最善形容處



○試進士見燭

唐人詩云三條燭盡鐘初動。九轉丹成鼎未開。明月漸低人擾々。不知誰是謫仙才。此唐試進士見燭之驗也。白樂天奏狀云禮部試進士。列許用書冊兼得通霄。蓋亦不禁懷挾矣。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四



